



官板

讀朱隨筆

卷三

拾六
冊

仁三
768
3





陸稼書先生讀朱隨筆小注卷三

吳縣席永恂 漢翼

婁縣趙鳳翔 魚裳

受業 嘉定侯 銓 秉衡 叅校

太倉王前席 漢廷

男 宸徵 直方

朱子大全集卷四十六

答呂道一云萬物散為太虛之說雖若有以小異於
輪回之陋然於天地之化育蓋未得為深知之也愚



按此朱子之說與正蒙小異處。

答黃商伯云。經文物格。猶可以一事言。知至則指吾心所可知處。不容更有未盡矣。程子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爲自罔。但求麤曉而不期貫通。則爲自畫。愚按格致本是兩個條目。向見朱子往往作一件。看甚疑之。今閱此乃曉然矣。卷五十二。答汪長孺。却又云一物之理。格卽一事之知至。卷七十二。雜學辨亦然。

答詹元善最後一書。是子靜沒後之語。學部通辨編於癸丑紹熙四年。蓋緣此書有旅櫬經由之語。而子靜則卒於壬子十二月也。此最是確證。

答潘叔度云。所謂有爲。若是如舜而已者。必自有的實平穩下功夫處。非是徒然晝思夜度。以己所爲校舜所爲。而切切然惟恐不如舜也。愚按此段可想見志道志學等處。皆是如此。

答潘叔昌云。中年以後。血氣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著力讀書。閑中靜坐收斂。

心身頗覺得力。愚按此亦必有爲而言。恐非至當之論。

又答潘叔昌云。易傳陰陽交和。恐非是指君子小人而言。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爲忿疾。然無交和之理。韓富當時事力。蓋不足以勝二姦。非固欲與之和也。元祐誠有過甚處。然當時事勢。恐不如此。亦不免禍。要當有以開悟人主之心。乃絕後患耳。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爲力。不知

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竇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愚按觀此則幸存錄之論東林。亦有未必盡然者。

朱子與黃直卿往復之書。不知何故如此少。

朱子大全集卷四十七

呂子約論三年無改云。夫不幸而有所當改。是乃吾平日之拳拳。而未能孚於吾親者。今也哀痛之深。固有所幹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矣。朱子答云。此

說甚好。但謂固有幹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此句未安。熹舊來亦嘗有此意。後看史書。見有居官不改前人之政。但遇事遷就。使人不見其迹者。必大悅之。以爲代人居官。猶有能如此者。況於所天乎。因以此問於李先生。先生曰。此意雖好。但每事用心如此。恐駸駸然所失却多。聖人所謂無改者。亦謂尚可通行者耳。若不幸而有必不可行者。則至誠哀痛而改之。亦無可奈何。不必如此回互也。此意竊謂學者不可不知。愚按論事如此。方纔不偏。天下事豈可執一

法以處之。又五十一卷答董叔重論此句云。存得此心。則於事有不得不改者。吾迫於公議。不得已而改之。亦無害其爲孝矣。朱子答云。此說得之。當與此條同看。

又答呂子約云。讀書只且立下一個簡易可常底程課。日日依此積累功夫。不要就生疑慮。既要如此。又要如彼。枉費思慮。言語下梢無到頭處。昔人所謂多岐亾羊者。不可不戒也。愚按程課只宜以程氏分年日程爲式。

又答呂子約云。承諭專看論語。浸覺滯固。因復看易傳及繫辭。此愚意所未喻。蓋前書布此曲折。已再三矣。似已略蒙聽察。不知何爲而復蹈舊轍也。夫論語所記。皆聖人言之要。果能專意玩索。其味無窮。豈有滯固之理。竊恐却是不曾專一。故不見其味。而反以爲滯固耳。至如讀易。亦當遵用程子之言。卦爻繫辭。自有先後。今亦何所迫切。而手忙脚亂。一至於此耶。所謂主一。主事之不同。恐亦未然。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驚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

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爲主一者也。觀程子書中所論敬處。類集而考之。亦可見矣。若是有所係戀。却是私意。雖似專一不舍。然既有係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今比而論之。亦可謂不察矣。愚按此段論讀書之當專一。與前段正相發明。而於敬字之義。亦最了當。

呂子約問。主忠信之言。後於不重。則不威。其意如何。答云。聖賢所言爲學之序。例如此。須先自外面分明。

有形象處把捉起來。不如今人動便說正心誠意。却打入無形影無稽考處也。愚按克己復禮。只在視聽言動上。亦是如此。

又答呂子約云。凡言學多指講論誦讀言之。故以習爲思繹。愚按此。但可言中庸博學之學。而非所以言學而時習之學。此必非定論。下卷有一書。便云。首章之義。實當兼踐履而言。

又答呂子約云。不以事親從兄爲本分當然之事。而特藉之以爲知仁之資。則方其事親從兄之時。其心

亦不專於所事。而又別起知仁之想矣。愚按此段。最可見古人樸實頭工夫。

又答呂子約云。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略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如何耳。愚按此是朱子未與象山相會前之語。蓋朱子之學。雖初中晚不同。至於不肯脫略文字。則未嘗有初中晚之殊也。

又答呂子約云。伯恭詞氣之間。恐其未免有隱主釋氏之意。但其德性深厚。能不發之於口耳。此非小病。

愚按朱子於朋友間能發其不言之病而藥之真是秦越人手段。

又答呂子約云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又曰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論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已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

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正大高明簡易明白之域也愚按此切中呂氏之病而言蓋古今事變非不當考但以此羽翼六經則可如反重此而輕彼則謬矣呂子約讀書過苦而病朱子云不知是讀何書若是聖賢之遺言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不反至生病恐又只是太史公作崇耳愚按若以耽書之故遂忘饑渴寒暑則雖聖賢之書亦何嘗不可致病故不但要問所讀何書要問如何樣讀。

又答呂子約云。所論爲學之意。比向來儘正當矣。但所謂省節視聽。及閒得心地半時。便是半時功夫者。却似微有趨靜之偏。愚按朱子之學。不專於靜如此。

朱子大全集卷四十八

又答呂子約云。向見說書。旁推曲說。蔓衍太多。此是大病。若是初學。便遭如此纏繞。卽展轉迷闇。無復超脫之期矣。要當且令看得大意。正當精約。則其趣味自長。不在如此支離多說也。愚按說書。貴有貫串之妙。而又當知纏繞之弊。此段當與前論張敬夫癸巳

論語說同看。

又答呂子約云。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爲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爲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爲未發。故程子以有思爲已發。則可。而記者以無見無聞爲未發。則不可。愚按此段當與四十二卷答石子重論視聽聞見一條同看。如此看未發。方不似坐禪入定。又一書答子約云。若必以未有見聞爲未發。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僵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乃

爲得其性。此一段尤明。

呂子約云。尹氏學在己。知不知在人。微有立我之病。朱子答云。尹氏說未見立我之病。此章是說初學入道之門。未須大段說得玄妙也。愚按此章。今人因君子二字。便說涉玄妙。都不是。又如敬事而信。子約云。敬以事言。而信則無不盡也。朱子答云。信是與民有信。期會賞罰不欺其民。淺言之。則魏文侯之期獵。商君之徙木。亦其類也。不須如此高說。失聖言之本意。按書有不必深言者。皆此類。

又答呂子約云。大抵爲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講論思索。要極精詳。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粗。無所不盡。不可容易草略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合要如此用功。即便著實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算後。計較商量。所以程子論中庸未發處。答問之際。初甚詳密。而其究竟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殺了。其所謂敬。又無其他玄妙奇特。止是教人每事習個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閒說話也。愚按此段講約禮最明。可見此約字與萬殊一本之意。自別。

朱子大全集卷四十九

曾子易簣一事。非大賢不能。但其初何故受之。王子合以爲是不欲爲已甚。而黽勉以受其賜。朱子謂如此。則生於世俗。委曲計較之私。而非聖賢之心矣。平心而論。則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愚按朱子最看得直截。若欲爲曾子緣飾。則不免於巧曲支離矣。

又答王子合云。窮理之學。只是要識如何爲是。如何爲非。事物之來。無所疑惑耳。非以此心又識一心。然

後得爲窮理也。愚按此一條。當與觀心說同看。又五十卷答潘文叔云。知行之說。恐古人說知字。不如此。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乃是卽事物上窮得本來自然當然之理。而本心知覺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隙間。窺取一霎時間已心光影。便爲天命全體也。

又答王子合云。今時學者。未論外誘。多只是因循怠惰。自放倒耳。愚按因循之病。甚於外誘。

又答王子合云。繼之者善。本是說造化發育之功。明

道此處却是就人性發用處說。如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也。愚按先儒用成語多有假借者不可不知。

又答王子合云。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更無話可說也。愚按此語當謹書座右。須於此立得腳住。然後可以言學。

又答王子合云。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愚按此五字是功效。然所以說此五字者。却是爲做工夫而發。

又答王子合云。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必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愚按此因經界一事而言。凡爲政者類如此。

答陳膚仲云。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愚按

此必中年之言。所以猶欲兼取其善。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

答潘端叔云。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工夫修得。只集註屢改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愚按四書大全。所以不載論孟或問。極有見。

又答潘恭叔云。聖人之門。不使人逃世避人。以為潔。故羣弟子多仕於亂邦。然若子路冉有之徒。亦太不擇矣。愚按不逃世不徇世。後世之許平仲。其庶幾乎。又答潘恭叔論師商云。二子晚年進德。雖不可知。然

子張之語。終有慷慨激揚之氣。子夏終是謹守規矩也。楊墨之說。恐未然。楊氏之學。出於老聃之書。墨子則晏子時已有其說也。非二子之流也。愚按楊墨之說。是其學之偏。非關氣質也。有為楊墨而過者。也有為楊墨而不及者。

又答潘恭叔云。胡氏大記所論井田之屬。亦多出臆斷。不及注疏之精密。愚按朱子於注疏未嘗不取之。答程正思云。祝汀州見責之意。敢不敬承。蓋緣舊日曾學禪宗。故於彼說。雖知其非。而不免有私嗜之意。

讀朱陸集卷三
亦是被渠說得遮前掩後。未盡見其底蘊。譬如楊墨。但能知其爲我兼愛。而不知其至於無父無君。雖知其無父無君。亦不知其便是禽獸也。去冬因其徒來此。狂妄凶狠。手足盡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攻之。不復爲前日之唯阿矣。愚按此條亦必是晚年爲象山而發。後又有答程正思一書。言子靜將朱子答書謄本四出。則已載於學部通辯。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一

董叔重問。張子韶謂溫良恭儉讓。固不可以不學。要

當學聖人之道。以求其自然發見者。銖謂容色辭氣之間。亦學者所當用功之地。而致知力行之原。朱子答云。如張氏說。則鄉黨篇可廢矣。愚按制外養中。最是程朱用功大綱。并可知鄉黨一篇。不必遽求聖人德盛仁熟處。且看聖人外面氣象如何。

董叔重問。西伯戡黎。舊說多指文王。惟陳少南呂伯恭薛季隆吳才老以爲武王。朱子云。此等無證據。可且闕之。愚按此可見讀書之慎。

又答董叔重云。九江之說。今亦只可大槩而言。恐當

詩分圖卷之三
三
時地入三苗。禹亦不能細考。若論諸水上流。其數不止於九。若實計入湖之水。只是湘沅澧之屬三四而已。又不能及九也。愚按今蔡傳九江之說。朱子亦未敢輕斷也。

董叔重問云。程先生論中庸鳶飛魚躍處云。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先生舊說。蓋謂程子所引必有事焉。與活潑潑地兩語。皆是指其實體。而形容其流行發見。無所滯礙倚著之意。今說則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處。活潑潑

地云者。方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所滯礙之妙。蓋以道之體用。流行發見。雖無間息。然在入而見諸日用者。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然後方見得其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潑地。略無滯礙耳。朱子答云。舊說固好。似涉安排。愚按四十五卷。答廖子晦論鳶飛魚躍一條。似尚屬舊說。

董叔重問。史記言孟子親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趙注及孔叢子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序說兩存之。孔叢子恐是偽書。似不必引。朱子答云。孔叢子雖偽書。然

讀方既筆卷三
與趙岐亦未知孰先後也。姑存亦無害。愚按孔叢子
畢竟不引爲是。

又答黃子耕云。主敬方是小學存養之事。未可便謂
篤行。須修身齊家以下。乃可謂之篤行耳。愚按程子
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只說主敬致知者。蓋
以敬包行耳。

又答黃子耕云。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窮盡一物之理。
致知便只是窮得物理盡後。我之知識亦無不盡處。
若推此知識而致之也。此其文義只是如此。纔認得

定。便依此用功。但能格物則知自至。不是別一事也。
又云。格物致知只是窮理。聖賢欲爲學者說盡曲折。
故又立此名字。今人反爲名字所惑。生出重重障礙。
添枝接葉。無有了期。要須認取本意。而就中看得許
多曲折分明。便依此寔下功夫。方見許多名字竝皆
脫離。而其功夫寔處却無少闕耳。愚按此一條當與
第四十六卷答黃商伯論格致處同看。

又答黃子耕云。率性之謂道。非是人有此性。而能率
之。乃謂之道。但說自然之理。循將去。卽是道耳。道與

性字其寔無異。但性字是渾然全體。道字便有條理分別之殊耳。修道之謂教。乃是聖人修此道以爲教於天下。如禮樂刑政之類是也。愚按如此說。則性道二字分不得已發未發。

又答黃子耕云。病中不宜思慮。凡百可且一切放下。專以存心養氣爲務。但加趺靜坐。目視鼻端。注心臍腹之下。久自溫暖。卽漸見功效矣。愚按此不知是何時語。或只爲病中言之耳。

答曹立之論元祐諸公施行有過當處云。此恐亦姑

論其理之當然。若熹自爲之。則必有甚於元祐諸公之所爲。而陷於范滂陽球之禍必矣。愚按今人只好議古人。孰能如朱子之自省察乎。

萬正淳問。至誠非特如天如淵。却是說至聖不如至誠。豈有此理。朱子答云。至聖至誠。非有優劣。然聖字是從外說。誠字是從裏說。愚按如此。則溥博淵泉四字。亦從外說矣。當更詳之。

又萬正淳問。君子不愧屋漏。是所謂知遠之近。知風之自也。必謹其獨。是所謂知微之顯也。遠之近者。以

事物而言。則其理未嘗不具於吾心。風之自者。以人倫而言。則其用未嘗不本於吾心。朱子答云。得之。愚按此段乍看似與章句稍異。然書中明謂章句之義。固已明白。若更以此意參之。則上下語脈愈益通貫精密矣。而朱子許其得之。則章句所指原自如此。又答萬正淳云。仁義不足以盡道。游楊之意大率多如此。蓋爲老莊之說陷溺得深。故雖親聞二先生之言。而不能虛心反覆。著意稱停。以要其歸宿之當否。所以陽離陰合。到急滾處。則便只是以此爲主也。近

得龜山列子說一編。讀了令人皇恐。不知何故直到如此背馳也。愚按游楊之在宋。猶高顧山陰之在明乎。

又答范正淳曰。易卦爻辭。本只是各著本卦本爻之象。明吉凶之占當如此耳。非是就聖賢地位說道理也。故乾六爻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聖人以至於愚不肖。筮或得之。義皆有取。愚按此是易學之綱領。

又云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愚按伊川教人看易。只須看王弼注。胡安定王介父解。此

詩外傳卷三
是未有程易前說話。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二

吳伯豐問云。齊地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史記索隱曰。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爲太公受封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其說如何。朱子答云。穆陵在密州之西。無棣是今棣州。更考地志可見。索隱恐非。愚按朱子於地志亦留心如此。今詩傳王服說。

又答吳伯豐云。爲人寮屬。世俗常禮有不可廢者。亦且得隨例。不須大段立異。不濟得事。徒爲人所指目。憎嫌。却費調護。求寬假。所屈愈多也。愚按此亦孔子獵較之意。

排淮泗而注之江。沈存中輩之說。朱子皆嘗辨過。故於孟子集注。獨斷其誤。斬盡葛藤。觀所答吳伯豐可見。

又答吳伯豐曰。今世爲學。不過二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略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煩碎。其過高者固爲

讀書隨筆卷三
本
有害。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狼狽。更不可言。吾
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
自反也。愚按朱子所謂徑趨簡約。與所謂欠却涵養
本原工夫者。又自不同。

吳伯豐問。程子曰。良易直也。又曰。良乃善心。朱子答
云。或問多此等處。後來不能修改。蓋已廢之久矣。良
乃善心。立語太泛。不如易直之爲切當也。愚按此則
論語或問。乃朱子之所已廢。

吳伯豐問。周氏於君子無所爭。君子不器。皆曰君子

以仁成名者也。恐解經不當如是之拘。朱子答曰。此
是王氏說經之弊。大抵熙豐以來多此病。愚按解經
之病。只是一個拘。拘卽偏也。不知者却以此爲橫。
又答吳伯豐曰。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
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
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
愚按良知家之弊。正如此。

又答吳伯豐云。少得會看文字者。不免令熟看注解。
而徐思其義。只尋正意。毋得支蔓。似方略。有頭緒。然

却恐變秀才爲學究。又不濟事耳。愚按吾輩爲學。正當合學究秀才之業而一之。偏做不得。

吳伯豐問。孟子集解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爲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先生謂二說不同。史記近是。而於滕文公首章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於第四章決汝漢處注曰。記者之誤。不知如何。朱子答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愚按觀此。則孟子集注亦有修得未盡一處。

吳伯豐問。明道曰。旣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觀顏子之學。具體而微矣。然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守之固也。如此。不知明道放開之說。抑何謂耶。上蔡亦曰。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竊謂固滯狹隘。固不足以適道。然不勉學者以存養踐行之實。而遽以此爲務。此曾點之學非顏子之學也。朱子答曰。明道之語亦上蔡所記。或恐須字是必然之意。言旣得則自有此驗。不但如此。拘拘耳。非謂須要放開也。曾點之胸懷灑落。亦是自然如此。未必有意擺脫使

開也。有意擺脫，則亦不能得開，而非所以爲曾點矣。上蔡說恐不縝密，生病痛也。愚按朱子於二程之語，真是字字稱量過。

朱子答吳伯豐論孟子博學詳說云：橫渠所云未博學而先守約，卽程子未有致知而不在敬之意，亦切要之言也。愚按此却與集注不同。

答姜叔權曰：所謂察識此心，乃致知之切近者，此說是也。然亦須知所謂識心，非徒欲識此心之精靈知覺也。乃欲識此心之義理精微耳。欲識其義理之精

微，則固當以窮盡天下之理爲期。但至於久熟而貫通焉，則不待一一窮之，而天下之理固已無一毫之不盡矣。愚按此段與觀心說相表裏，并可想見一貫光景。玩所謂久熟而貫通，則知別無一貫之法。止有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法。顏子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亦卽是一貫境界。亦止是由博文約禮之功而得之。但雖曰貫通，與夫子之耳順從心，則必有間。又卷五十四答王季和第二書，亦可見一貫之由。又卷七十四內有讀蘇氏紀年，亦當同看。

又答姜叔權論江西學問氣象曰。賢者天資慈祥。故於惻隱上發。彼資稟粗厲。故別生一種病痛。大抵其不穩帖。而輕肆動盪。則不相遠也。愚嘗謂陽明之學。其病各隨氣質而不同。亦是此意。

又答汪長孺云。明道所謂全體此心者。蓋謂涵養本原。以爲致知格物之地而已。如云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求其放心。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亦此意也。未可說得太深。亦不是教人止於此而已也。愚按此條看求放心。尚屬舊說。與勉齋黃氏所說不同。

又答汪長孺論江西氣象曰。其徒有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者。嘗舉賈生論胡亥語戲之。愚按金溪派頭上達而後下學。其弊必至此。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三

答劉公度云。謂彼中朋友只有季章一人可望。此未論其許與之當否。然其言之發亦太輕矣。舊見公度不如此。只此便是新學效驗。向見伯恭說孔子順答魏王問天下之高士。而曰世無其人。此一句似全不是孔子家法。此言有味。愚按此段說輕之弊最警切。

三復之。可以當南容之白圭。

又答劉公度。謂君舉却欲包羅和會衆說。不令相傷。其實都曉不得衆說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葉正則亦是如此。可嘆可嘆。愚按今人言三教合一者。豈非朱子之所歎。然又有謂三教不可合。而各有其妙。不妨並存者。則又是以不合爲合。尤巧於包羅和會者也。

又答劉公度云。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卽自

有安穩受用處耳。愚按梁溪之學。亦所謂合下先求頓悟者也。

又答劉季章云。論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恐須有別。此等處。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今但讀其書。恐亦不待聞其樂而後知之也。愚按朱子於湯武。亦云有優劣。然非若蘇氏武王非聖人之論也。又卷五十七。李堯卿問中庸三知三行。旣謂之成功。則一而見於樂。又有不同之實。何也。朱子答曰。性之反之成功。雖一。然武王地位。終是覺得有痕迹在。

劉季章云。未可與權。集注之末有云。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竊謂天下之事。只有一個理。所重在此。則其理不外乎此。當嫂溺之時。只合援之以手。雖出於急遽不得已之爲。乃天理人事之不容已者也。今云有辨。開此一線路。恐學者因以藉口。而小小走作。不暇自顧矣。如何。朱子答云。既云急遽不得已之爲。卽是權不可常。而經可常。自有不容無辨處。若只說權便是經。都無分別。却恐其弊不止開一線路而已。愚按程朱論權不同。總

是一箇憂世之念。

又答劉季章云。江西人尚氣。不肯隨人後。凡事要自我出。愚按此病豈獨江西哉。

答許景陽論未發之中曰。只是此理。對惡而言則謂之善。對濁而言則謂之清。對四旁而言則謂之中。初非有二物。愚按此數語括盡許多注疏。

胡季隨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卽天命之謂性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卽率性之謂道也。朱子答曰。詳程先生說。率性文義恐不如此。愚按此當與卷五

十一答黃子耕論率性條同看。中庸大全雲峰胡氏謂率性爲天下之達道其亦未考於此與。又答胡季隨云遺書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亦恐記錄者有誤要之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却不曾子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耳愚按知此則一切改頭換面之說俱不得而附會矣。

又答胡季隨云文義之失猶是小病却是自欺彊說乃心腹膏肓之疾觀朱子之鍼砭如此其於象山豈好辨哉。

又答胡季隨云論灑落二字才有令之之心即便終身不能得灑落蓋纔有此意便不自然其自謂灑落者乃是疎略放肆之異名耳又曰灑落二字本是黃太史語後來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箇深造自得底氣象以自考其所得之淺深不謂一再傳後而其弊乃至於此愚按此段當與卷五十二答吳

伯豐論明道既得後須放開一條同看皆是教人專心下學之意。

答沈叔晦云尋常實有似是而非之論不幸爲人傳出異日或能亂道誤人爲可懼耳愚按觀此則學部通辨一書信朱子功臣也。

又答沈叔晦云近日一派流入江西蹴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愚按此爲呂子約之流弊言之而明季之學大都如此。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四

答孫季和云明道伊川論性疎密固不同然其氣象亦各有極至處明道直是渾然天成伊川直是精細平實正似文王治岐周公制禮之不同又似馬援論漢二祖也愚按觀此則二程之不可軒輊也明矣又答孫季和云讀書玩理外考證又是一種工夫所得無幾而費力不少向來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謂無助也愚按如沈括程大昌之徒朱子皆有取焉此朱學之所以大也。

答諸葛誠之曰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有立我

言外錄卷之三
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爲正。使真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詞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愚按觀此。可想見朱子語默之節。

答項平父論尊德性道問學一書。此陽明所取以爲晚年定論者也。然此書之前。又有答項平父一書云。示喻此心原是聖賢。只要於未發時常常識得。已發時常常記得。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攪

拏。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卽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愚見如此。不知子靜相報如何。然則所謂子靜尊德性者。亦卽是此。自相攪拏者而已。一篇觀心說。正指此病。但朱子此時猶看子靜未破耳。

又答項平父云。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卽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卽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却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

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程也。愚按告子於義亦不是。竟不求。只是以爲心在則自能合義。又答項平父曰。今人讀書不子細。將聖賢言語都錯看了。又便將此草本立一切法。橫說豎說。誑罽衆生。恐其罪不止如范甯之譏王弼而已也。愚按象山所謂六經皆我注脚。分明自供認此。

答周叔謹曰。某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閑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養。未須大段著力考索也。愚按所云減去文字者。豈盡拋書冊之謂哉。只是欲循序漸進耳。答路德章曰。謂東萊遺言有涉於經濟維持者。別爲一事。而異於平日道學之意。則恐亦未免有累於東萊也。龜山嘗譏王氏之學。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

言外隱金卷三
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正謂此耳。愚按王氏之學。離內外判心迹。象山陽明則又是離而強合之。判而強續之。其實則仍是離而判也。

又答路德章曰。謂儻遇漢祖唐宗。亦須有爭不得且放過處。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底根株。若果如此。卽孟子果然迂濶。而公孫衍張儀真可謂大丈夫矣。愚按朱子於此等處。其正誼明道心腸。直是與日月爭光。

又答路德章云。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閒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之法。愚按伯恭之變化氣質。從讀書體認中來。故能進步如此。比之今日悟道。而明日罵入者。相去遠矣。若夫讀書而於文字議論上用功多。於性情義理上用功少。至於身心放縱。念慮粗淺。斯不善學伯恭者矣。

又答路德章云。讀書亦須隨章逐句子細研窮。方見意味。若只用麤心。但求快意。恐終無以滌蕩塵埃。刻

言身隱錄卷三
除鱗甲也。愚按此正與伯恭之變化氣質者相反。
答時子雲曰：向編近思錄，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
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時便已
栽種培養得在心田裏了。愚按此亦不是舉業盛而
聖學亾底話頭，只是要人於此剖析一箇義利耳。
答趙幾道書：所謂近乃深覺其弊，不免直截說破者，
是必指象山之學而言。

答楊簡卿曰：所諭趙帥書，在吾友妙年，何遽汲汲如
此。平生不敢爲此，故亦不欲以此施之於人。不喜人

宛轉爲人求知，故亦不欲作此等書。反復思之，無以
應命。但有一言爲贈：冀賢者抗志高明，有以自拔於
流俗，乃所望耳。并伯雖實相愛，然似未知所以相愛
也。又答吳宜之曰：熹身在閒遠，豈能爲人宛轉求館
求試。若能如此，則親戚間如黃直卿輩，當先爲圖得
矣。兼平生爲學，只學固窮守道一事。朋友所以遠來
相問，亦正爲此。今若曲徇宜之之意，相爲經營，則是
師生之間，去仁義而懷利以相接矣。豈相尋問學之
本意耶。觀朱子此二書，真是立得脚定。

言外圖卷三
三
答趙昌甫曰。文士巧於言語。爲人所悅。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已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而僅有之。爲可貴也。愚按君子不但不可輕求人。即使人來引已。亦豈可遂墮坑落塹哉。
答徐彥章曰。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爲也。今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弗能也。蓋其失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則一而已。嗚呼。學者能知一陰一陽。

一動一靜之可以相勝。而不能相無。又知靜者爲主。而動者爲客焉。則庶乎其不昧於道體。而日用之間。有以用其力耳。愚按所謂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此以寂滅爲嫌。而欲廢靜。雖不言其說之詳。大約是看未發已發皆屬動耳。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五

答潘謙之曰。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卽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愚按以此觀之。則大學首節注虛靈不昧四字。只是知覺二字。又黃氏

日抄載答潘謙之云。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以上却無此說。要須見得靜坐與觀理兩不相妨。乃爲的當。

答李時可曰。定靜只是知止之効。不須言養之以定靜。又別做一項工夫也。愚按此卽存疑所謂知邊靜也。

答包詳道。痛闢其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脩行之說。不知高景逸何以尚指一貫爲起手工夫也。又答顏子堅曰。所謂古人學問不在簡編。必有所謂統之

宗會之元者。則僕之愚於此有未喻也。愚按高子所謂一貫。豈非卽子堅所謂統宗會元乎。

答安仁。吳生一書。非有萬物一體之懷。不能下此藥石。豈非所謂不屑之教誨。答趙然道一書亦如此。又可見朱陸晚年之同異。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六

答徐載叔曰。放翁之詩讀之爽然。然近代惟見此人。爲有詩人風致。愚按朱子推許放翁如此。亦宋代一人物也。

答方賓王誼曰。性卽理也。今以爲萬理之所自出。又似別是一物。康節先生曰。性者道之形體。此語却似親切也。愚按此當與卷五十三答胡季隨論未發一條同看。又後卷五十九答陳衛道性只是理一條。亦當同看。合而觀之。則未發已發。分性情則可。分性道則不可。

方賓王問曰。吾無隱乎爾一章。誼謂聖人之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惟聖人然後能之。蓋聖人全體是此理。無物不體。無時不然也。故以此語二三子。亦道其實。

爾。若如謝氏楊氏之說。則如我與二三子共此理。其中仰觀俯察與夫百姓日用者。莫非此理之流行。則恐舉物而遺其則。將有運水搬柴揚眉瞬目之意。不知如何。朱子答曰善。愚按天何言哉一章。亦當如此看。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七

李堯卿謂樊遲問知。告以敬鬼神而遠之。在三代之時。民間所謂鬼神。士則有五祀與其先祖。此樊遲之所當祭。想無後世之所謂淫祠者。告以敬而遠之。莫只以五祀爲戒也。朱子答曰。鬼神固不謂淫祠。然淫

言外錄卷三
三
祀之鬼神。既不當其位。未能除去。則亦當敬而遠之耳。愚按堯卿看得切實。朱子所答則又是爲後人言之耳。

答陳安卿淳曰。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効。不止是用工處。不惑知命。是意誠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以至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矣。愚按依此則立處已是一貫了。然以可與立未可與權觀之。則立恐未是知至一貫。安卿後一書亦疑於此。而朱子答云。細思此章。只得做學者事看。而聖人所托則

是他自見得有略相似處。今窺測他不得也。正如曾子借忠恕兩字發明一貫之妙。答得甚鶻突。

陳安卿問。顏子無所不悅。與終日不違聞一知十語之不惰等類。若以知上言之。則此時方只是天資明睿。而學力精敏。於聖人之言皆深曉默識。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猶未得全謂之物已格。知已至。而復其本心光明。知覺之全體處。蓋是時猶有待於聖人之言故也。至於所謂卓爾之地。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與聖人生知意味相似矣。不審是否。

朱子答曰恐是如此愚按此條分別顏子地位最明

讀朱隨筆卷三終

Blank columns within the text frame, likely containing faint bleed-through or ghosting of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